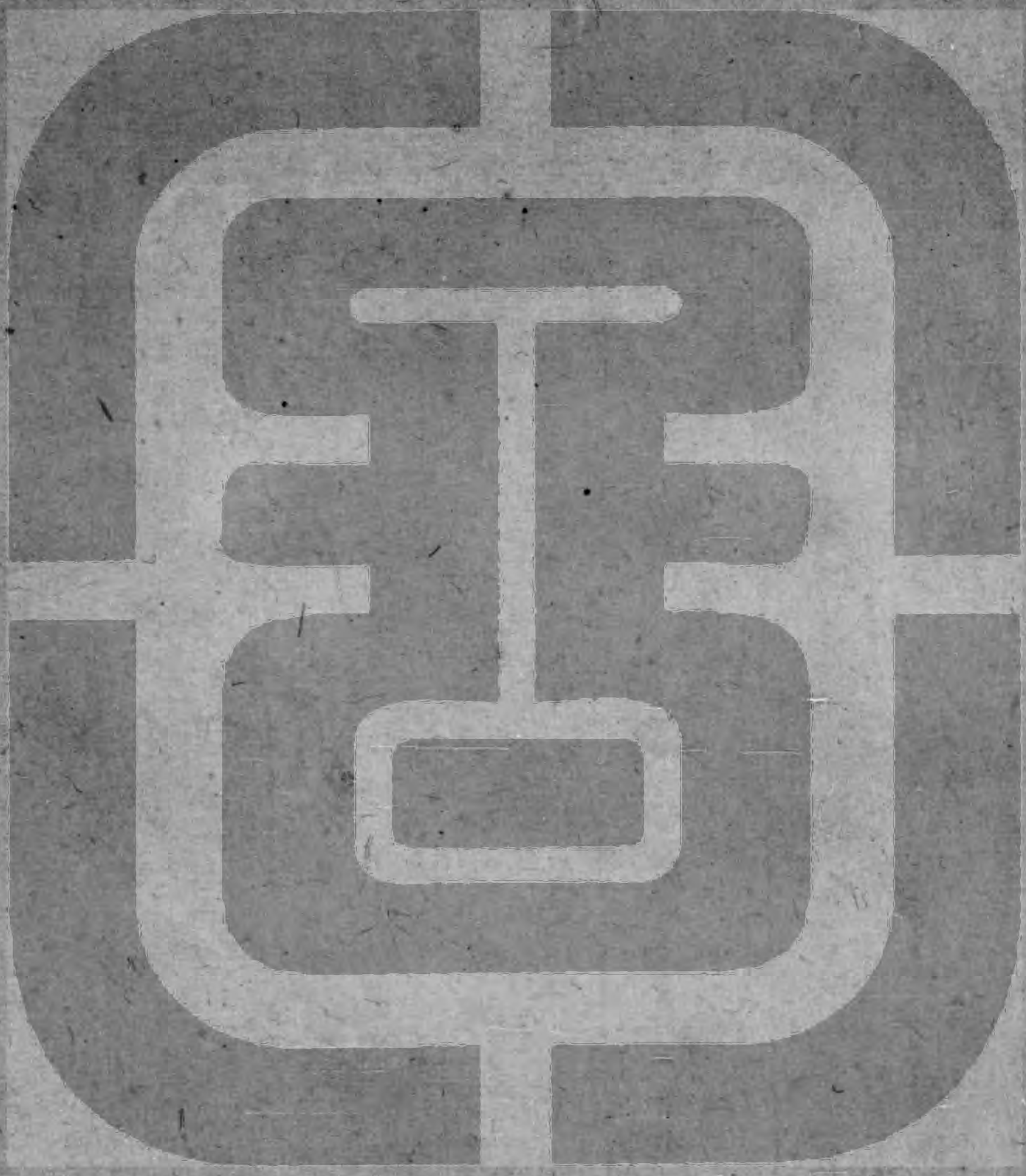


下

75



無聞集卷下

大名崔述東壁著

上汪韓門先生書

去冬辱賜手書言於初歲南旋神沮志失者累日即欲達
達鄙忱館居鄉塾無為郵者今夏復聞改期秋末幸際鄉
試之辰敢泐寸函以聞左右述幼癡鈍長益迂拙人事悉
所不解獨好參伍古今事跡辨其是非真偽日積月聚似
少有所見嘗欲著之於文顧自以為年少識淺又方勞心
於科舉衣食未暇為也自戰國以來邪說並作皆託聖人
之言以取信於世亦有聖人之徒傳而失其真者漢晉諸

無聞集

無聞集

卷下

北齊書見錄

無聞集卷下

大名崔述東壁著

無聞集卷下

壹萬五千貳百九十三字

去冬辱賜手書言於初歲南旋祖沮失者日百九十三字
達鄙忱館居鄉塾無為郵者算整數改期秋末幸際鄉
試之辰敢泐寸函以聞左
銀捌錢
所不解獨好參伍古今事跡辨其是非偽日積月聚似

少有所見嘗欲著之於文顧自以為年少識淺又方勞心
於科舉衣食未暇為也自戰國以來邪說並作皆託聖人
之言以取信於世亦有聖人之徒傳而失其真者漢晉諸

儒周能辨識至唐宋時尊信日久益莫敢以為非六經之
文有與傳記異者必穿鑿遷就其說以附會之又好徵引
他書以釋經義支離紆曲強使相通雖有一二有識之士
論其舛謬顧其考證抉摘猶多未盡而世亦不盡然其說
二帝三王之事周公孔子之意其晦於後世者豈可勝道
哉述之所見雖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識者之去取
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自先君見背後功名之念頓灰家
貧多病益疎懶自度難以進取欲遂一抒所見愧不能文
乃於去歲取昌黎柳州盧陵三家文熟玩其理然執筆之
時故態輒見百不一似豈天之降才果殊耶將必久於其

中然後可少得耶抑自有所由入而述未之知耶述為文
非欲貌為古人色澤誠欲自抒所見如孔子所謂辭達者
可矣然言固有能達有不能達有雖少而達有必多而後
達有雖多而愈不達者蘇子瞻云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
蓋千萬人而末一遇也而况能使之了然於口於手者乎若
之何其能使文不煩而意畢達也述所居壤僻雖嘗出遊
亦罕所交接未嘗見有言及古文詞者悵悵然靡所就正
故敢略陳愚昧惟先生鑒其誠而教之幸甚

與董公常書

乙酉之秋得於京邸晨夕過從暢論書史者數月歲終握別至今十有二年每讀書有會心處輒屈指私計可與語此者惟廣平栗太初及我公常先生二人而太初往矣先生又無由接坐一談興言及此真令人讀書之興索然欲盡也往述幼時喜涉覽山經地志權謀術數之書常雜陳於几前既汎濶無所歸又性善忘過時即都不復省憶近三十歲始漸自悔專求之於六經不敢他有所及日積月累似若有得乃知秦漢以來傳註之言往往與經抵牾不足深信如炎帝本與黃帝同時太皞在其後而世以為伏

義即太皞神農即炎帝稷契皆在帝嚳之後百數十年而世以為高辛氏之子周公本因成王諒陰而攝政而世以為成王年止十三平王本畏楚逼而戍申呂而世以為私其舅家周本三正並行而世乃雜取傳記夏正之文為周不改月之證周本郊遂用徹采邑用助而世乃因孟子雖周亦助謂徹亦畫為井亦以中為公田推此而求不可悉舉要皆不肯細讀經文過信傳註百家之言故致舛誤不知先生以為然耶否耶舊嘗閱一小說載孔子適陳時有采桑女及樵夫詩二首鄙俚不可入口且曰按此即今七言絕句而世儒謂始於栢梁不學之過也閱至此不覺失

聲大笑嗚呼今世所傳戰國秦漢之書托名於聖人者豈有以異於此乎特以其傳既久學者遂不敢議而今乃欲據六經以正其失求其不掩耳而疾走不可得也以此閉口不敢與人談及經史安得與先生重聚數月而一證其十餘年來之所得哉今歲偶至郡城數月間行入書院中得遇胡君名光四者問之知為及門高弟因詢近况乃知令郎已長能讀父書負笈從遊者甚衆先生杜門不出日惟與門講誦不覺欣然為之破顏士不能展所學於天下固當成就後學作如是事若述者其學固無可取而亦絕無人相問難者少年才俊皆高視闊步一揖猶以為浼一

問猶以為辱安得有所謂負笈從遊之怪事乎間有一二
來者皆初學無所解得一補諸生即都颺去讀書雖有所
得而環顧四壁茫然無可語者亦可為之長太息矣前在
京師時先生方刻印章文曰四可堂主人問其說云余有
親可養有子可教有田可耕有書可讀余何為僕僕於京
師者今尊大人雖捐館其三可者固自在而述本無祖遺
田產又值洪波毀室先人所遺書蕩然無存至無容膝所
依人廡下辛卯之春先君見背今惟家母在堂差為康健
而祿養色養又都不能一二年來增患目疾翻閱盡廢年
垂四十矣而一介子女杳然不聞消息家貧不能蓄妾四

者無一可焉夜中就枕怛然無生人之樂不覺其淚之濡
衾也久不與人通書適會此便不覺一瀉欲盡然書寫良
艱落筆時所裁割者尚多幸為心照如遇北風惠以德音
為望率此佈候近祉不宣晚弟崔述頓首

無庸論

贈陳履和序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自周之衰楊墨並起繼以秦火
六經幾亡漢初始求遺書然以其求之切也傳而失實駁
而不純者皆得託為聖賢所作以與世市而莫能辨武宣
以後經學益重學者藉此以取富貴又多增其師說旁采
楊墨之言以亂聖人之旨猶幸其時諸家並立異同得失
之故有可考證及至後漢馬鄭起而諸^家之傳漸微永嘉之
亂其書遂盡失存於世者不一二家而學者方崇王肅復
偽造古書以攻康成以惑當世後生未學習熟耳目以為
聖人之旨固然六經於是大壞唐宋迭興諸儒林立始頗

發明聖人之道然其言大抵以闢佛老為事至於前人謬
誤紊雜相承而未及正者尚多此固未嘗不有待於後人
之補苴者也余自束髮受書奉先人之教即專求信於經
及長覺百家言益多可疑以是每觀先儒箋註必求其語
所本而細覈之欲以探聖經之原不惑於衆說顧家貧質
鈍碌碌無讀書之暇即讀亦都不復既憶且多病遇勞則
亟不能自竟其業常冀有一二同志相與講明而切究之
而居僻寡交遊所見學者多專攻舉業間有好古之士祇
肆力於詩賦博覽竟不能有所遇而余亦漸老矣乾隆壬
子余遊京師始得遇滇中陳介存履和於逆旅介存嗜學

好古所為文往往能挾前人舛誤余方幸其得友而介存
顧不自是乃介朱笏山弈簪而請師余者至於再四夫師
所以求益余之與介存伯仲間耳何能益况師道不易行
自唐韓柳且難言之乃辭之者屢而介存意堅不可移豈
以世無行古人之道者而欲以身勵俗耶抑好古之心篤
而遂不暇深擇其人耶雖然余嘗聞之學以專而精知以
少而當不使百家之言雜於經而後經之旨可得不强求
其所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後所知者無所淆故說經
欲其自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於必從無
所欲於必違惟其適如乎經而已苟如是異日必將大有

無齋集
得焉於以正羣言之淆亂而明六經之旨余將於介存乎
是望而如余者復何足為芥蒂哉倘異日天假之緣使余
得與介存聚處數載以余之所窺及其所未窺相與講明
而切究之以償其平生之願以求萬一之有幾於道則余
雖貧且病以老其亦可以無憾也夫

段垣詩訂後序

右詩二卷先曾祖段垣公之所著而述之所訂也初公所
著段垣詩稿段垣文稿各若干冊先君篋而藏之將求文
學士選而刻焉已買梨板數十方矣適遭家難達人復不
時遇未及事就而縣沒於漳水是時先君方他出而述兄
弟亦在外其稿遂失歸而尋之竟不可得後十有五年先
君捐館又逾年述於縣人李氏案上見書一冊面角破爛
塗抹盈焉取視之則詩稿第一冊也乃出於水中幸未甚
壞者喜極攜歸又數年弟邁於仕望集舅氏家復得四冊
而首冊與前所得同則縣未經水時他人所鈔本也其文

闕漏舛誤頗多乃假以歸較而錄之不可知者則仍其故未畢而邁尋卒述復踵而訖之其詩自庚午以前起至乙未歲歸自大城而止凡三冊復自戊戌起至庚子止凡一冊中缺丙丁兩年及辛丑以後七年之詩然則其間當復有一冊其後尚當有一兩冊而皆亡之矣乃并為三卷題曰段垣詩存言乎所存者之止於是也嗚乎公之學術識議多見於文述幼時猶及見其一二而不能記憶詩特一時興之所寄而已公固不以詩重也乃文盡沒於水而所存者惟詩詩又僅存其半且多缺誤噫其可傷也已然魏自經水以來先達之遺書手蹟與夫故家所藏書冊畫卷

鼎彝之屬蕩然略盡矣而此數冊之詩失而再得亡而猶存流離患難之際一似有鬼神憐之而不忍盡沒之獨留此不食之碩果以貽我後人者其亦不可謂非幸也顧其前後次第猶多錯亂疑詩或繫補錄未及更定復於暇日詳加考證次其先後並刪其不經意之作而重錄之共詩一百九十二首分為二卷題曰段垣詩訂以遺後人而世守之又擇其尤者別錄為一卷題曰段垣詩粹以待問世嗚乎述不克親侍段垣公而訂此詩也如見段垣公焉吾先君不及訂之刻之而述之訂之也如吾先君之自訂之焉吾先君之心慰而弟邁之事亦終矣惜乎吾先君之不

及親見之也後之人倘亦猶是心也則此詩也者猶闕里之檜已枯而復生者其何忍不寶之惜之而愛護之也其然與否是在後之人矣乾隆戊申五月望後曾孫述謹識

直隸水道記

畿內西北倚山東濱渤海倚山則源衆濱海則地卑是故其利在通其患在悍與積悍者由於倚山積者因乎濱海積者蓄而有常悍者遷而無定是以治積常易治悍常難通者凡二曰御曰白悍者凡三曰永定曰滹沱曰漳積者凡四曰東西兩淀曰南北二泊以次條列於左御河即南運河本古淇水源出河南淇縣西山東會於衛世遂呼為衛河又東北會於湯洹又東北過大名府城東南又東北至館陶會於漳又東北至臨青會於會通河又東北過德州城西又北過滄州城西又東北至天津府城北三岔口

會於白東入於海河漳河源出山西自潞安府長子縣而東者為濁漳自平定州樂平縣而南者為清漳至涉縣而合踰山而東出磁州南境東北過大名府西北境又東北至館陶會於御南泊古大陸澤在順德府東境西南受沙蔡七里百泉諸水東北至趙冀二州境入於北泊洺水至臨洺關城北滏水自磁州城南皆東北來會之又東北會於滹沱滹沱源出山西繁峙踰山而東出靈壽境又東過正定府城南又東會於泊水又東北為子牙河又東北會於淀西淀在保定府東境西南受唐沙在新樂定州境曹電一畝依城俱在保定府境諸水易水自雄縣城南東南來會之至順天

府南境入於東淀子牙河自南來會之東北會於永定永定河即蘆溝河古桑乾水一名渾河源出山西馬邑踰山而東出京城西南拱極城下即蘆溝橋又東南會於淀水又東會於白白河即北運河一名潞河源出宣化府獨石口踰山而南出密雲縣境又南會於潮又南至通州會於玉泉河又東南會於永定又東南至天津府城北三岔口會於御東入於海河海河在天津府城東上承御白二河東至大沽口入於海海潮逆上故名右川澤十御最南白最北漳與滹沱永定分流其中而淀與泊又界居三水間故凡滹沱以南之水皆入泊以北皆入淀自泊而滹沱而淀而

無隱集
永定皆以次北入於白惟漳南入於御然後與白會於海
河而入於海此直隸水道之大略也

雞駁蘑菇草記

蘑菇草魏之土產也其莖長大肥澤而冠小者尤良名曰
雞駁蘑菇烹以為羹鮮美異常品惟漳之兩岸有之他縣
搢紳之士耳其名常苦不能得偶有得之者如獲拱璧每
歲春秋時有遠方賈人來就市之摘其冠而食之獨取其
莖載之以如江南人爭買之獲利常數倍雖宣化所產號
為口蘑者名最噪猶莫能比焉然是物在魏人殊不貴重
余幼時見城中人尚有食之者縣既廢舊族皆零落遂不
復知此味視之與藜藿等或鬻之於市竟日不售爾後遂
無鬻者賈人之市之也先以錢假負販者貨紙綫鍼煙草

擔荷之入村墟中有婦人童子於田間拾得雞駁蘑菇者則與之交易所有小者僅易紙一葉或綫一二縷乃不直一錢嗚乎物之美能見貴重於數百千里之外而居其鄉乃無售者即售或不直一錢何哉今以他縣之貴且重語於魏之人魏之人必不信即以魏之輕且賤語於他縣之士大夫他縣之士大夫亦必不信也彼安知己之所謂珍奇有如是之見輕賤於人者哉必以為過言焉已耳設使他縣之士久居於魏之村市間親見其輕且賤其惋惜而不平咨嗟而太息扶持保護而力爭之必也然世之人徇耳者多信心者少今魏俗既輕且賤之矣吾烏知他縣之

士至此不始而貴重之久而歛聞魏人之言亦從而疑之乎魏人有遊江南者歸謂余曰雞駁蘑菇渡江而後味美此無他彼見江南之貴之也故從而為之辭然則易地以觀亦如是而已矣吾又烏知江南之人至此見魏之賤之也之不亦從而為之辭謂是物之在其鄉本亦有不美者乎諺曰人離鄉賤物離鄉貴余之意獨謂不然魏之粉皮鬻於外縣而價反廉外縣之至魏者亦然是何故哉蓋凡物之不足珍者其鄉人阿而好之非其鄉人必不阿而好之也夫是故離鄉而遂賤物之異常品者流俗之人不能識也而又以習見之故輕之以其不適於己而訾之即有

一二知好之者而不能勝夫輕之者之衆夫是故離鄉而後貴故曰無恩無怨公論乃見雖人亦若是而已矣夫人豈與物有殊理也哉

冉氏烹狗記

縣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輒搏噬之往往為所傷傷則主人躬詣謝罪出財救療之如是者數矣冉氏以是頗患苦狗然以其猛也未忍殺姑置之劉位東謂余曰余嘗夜歸去家門里許羣狗狺狺吠冉氏狗亦迎而吠焉余以柳枝橫掃之羣狗皆遠立獨冉氏狗竟前欲相搏幾傷者數矣余且鬪且行過冉氏門而東且數十武狗乃止當是時身憊甚幸狗漸遠憩道傍良久始去狗猶望而吠也既歸念此良狗也藉令有仇盜夜往劫之狗拒門而噬雖數人能入咫尺地哉聞冉氏頗患苦此狗旦若遇之於市必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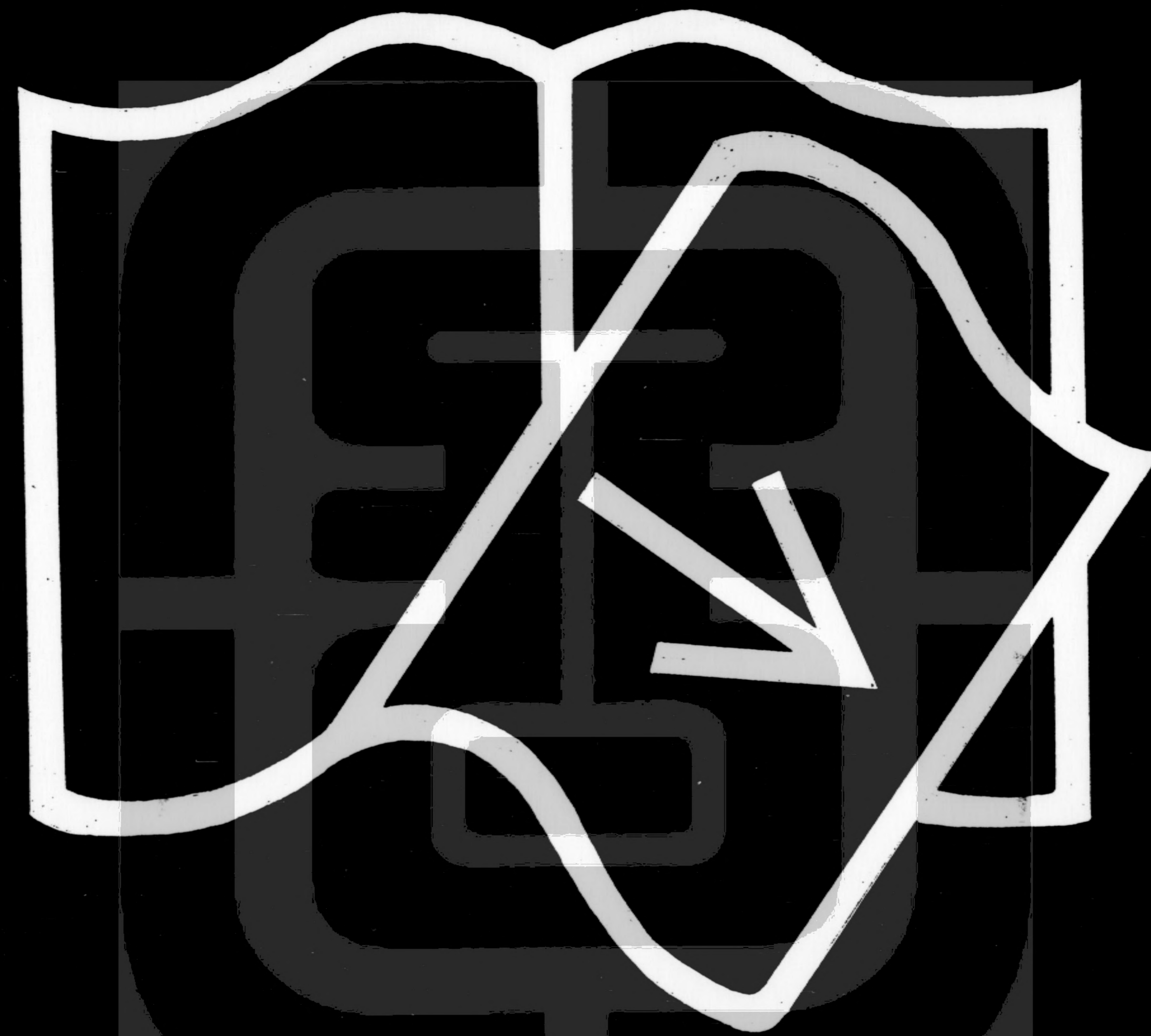
之使無殺此狗累千金不可得也居數日冉氏之鄰至問其狗曰烹之矣驚而詰其故曰日者冉氏有盜主人覺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之盜驚而遁主人疑狗之不吠也呼之不應徧索之無有也將寢聞臥牀下若有微息者燭之則狗也卷屈蹲伏不敢少轉側垂頭閉目若惟恐人之聞其聲息者主人曰嘻吾向之隱忍而不之殺者為其有倉卒一旦之用也惡知其搏行人則勇而見盜則怯乎哉以是故遂烹之也嗟乎天下之勇於搏人而怯於見賊者豈獨此狗也哉今夫市井無賴之徒平居使氣暴橫閭里間或竄名縣胥或寄身營卒侮文弱凌良懦行於市人皆遙

避之怒則呼其羣持械圍斫之一方莫敢誰何若壯士然一旦有小劫盜使之持兵仗入府廨防守不下百數十人忽廢馬夜驚以為賊至手顫顫拔刀不能出鞘幸而出猶震震相擊有聲發火器再四皆不然聞將出戍地去賊尚數百里距家僅一二舍輒號泣別父母妻子恐不復相見其震懼如此故曰勇於私鬪而怯於公戰又奚獨怪於狗而烹之嘻過矣雖然畜貓者欲其捕鼠也畜狗者欲其防盜也苟其職之不舉斯固無所用矣况益之以噬人庸可留乎石勒欲殺石虎其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其後石氏之宗卒滅於虎貪牛之快而不顧車之破尚

不可况徒破車而牛實不快乎然而婦人之仁今古同然由是言之冉氏之智過人遠矣人之材有所長則必有所短惟君子則不然鍾毓與參佐射魏舒常為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發無不中舉坐愕然俞大猷與人言恂恂若儒生及提桴鼓立軍門勇氣百倍戰無不克者若此者固不可多得也其次醜謹而不足有為者其次斲弛而可以集事者若但能害人而不足濟事則狗而已矣雖然吾又嘗聞某氏有狗竟夜不吠吠則主人知有盜至是狗亦有過人者然則搏噬行人而不禦賊雖在狗亦下馬者矣

楊村捕盜記

內黃故多盜盜皆以吏昏為窟宅煬於官彈壓於鄉里然後得橫行無所忌有刑房吏陳某者居楊村以賣棉花為名窟羣盜乾隆乙酉盜五人將劫於御河之陽過楚王鎮食於縣隸司聲家聲送之渡水入大名境陳生家殺生卷衣出復至聲家至亭午然後去陳生子術雷以狀白縣縣出批嚴緝術復求所識訪之十餘月而賊不得陳生故所善劉五者居近於楊村偵知內有刑房吏之族陳二今在楊村花房密以告術時縣中捕役四人在術家術遂約與同往掩捕之役欲入城白官專批往索賊術不可曰今出



原件短缺

伊不意庶賊可得若待白官始往賊聞風竄矣烏能得役
不得已從之術雷復邀其族人陳生霆及賣藥人四郎同
往使劉五為導推車載錢偽為販棉花者憩車楊村外霆
雖文諸生然素嫻武技乃使霆與五先入以視棉花為名
默識二狀貌霆議價定請出召商侶共視之既出五以二
衣冠狀告霆即徑去時日已將暮霆乃與其眾推車至門
留一役守之而已先三役隨其後未畢入而二已覺奔而
出縣役與二摩肩行不識二行且過霆惶遽恐失賊自後
大呼追之時術與二順逆奔方交臂聞呼即以手抱持二
二出刀格之疾躍出門而四郎適手藥劑奔入二躍急不

及避著於額而仆方轉側欲起雷連斫其項術亦出又連
斫之始伏不動初震之呼而追也刑房東已鳴銃聚村人
至是械而集者且百役向眾自白我大名縣役奉官命捕
賊非私鬪眾不聽斫擊如雨霆等且鬪且逃夜暗迷罔不
辨徑眾遂擒二役送內黃誣為劫綿花賊役以捕賊故自
申理縣官索其批顧四役共一批批已為逃者持去官遂
不聽役言榜掠之役備受桎械卒不承逃役既歸以實稟
於大名縣大名遂行闕索陳二刑房東為之營救至四五
終不發然二亦以傷重故不能逃時知大名縣事者為秦
公學溥素有風厲名乃札內黃縣具言其詳且云若必不

肯發將申於直隸制憲事且大勿悔也內黃不得已使二
往霆雷慮賊黨羽多於路復募去乃衛之行因以刀脇之
二具吐實供同盜人姓名及典衣處雷即馳赴典所脫所
著衣為質請其衣持至縣由是二不刑而服而二役亦得
釋大名既得二招即更闕四盜即刑房吏四盜皆陸續就
獲惟刑房吏素為縣官所信愛事發以重賂啗縣僕卒不
至嗚呼兄弟同心報讎殺賊此可以風世之親所踈而踈
所親者矣獨是盜賊橫行鄉里屏息其故皆由於吏胥而
為州縣者尚曲庇之何也聞刑房吏既擒二役時將沈之
水其黨以餘人未獲難之乃送之官又切齒劉五且盡殺

其家五乘夜率妻子遁去數年不敢歸吏之橫一至於此
然則百姓含冤無所告訴者不可勝言矣彼吏胥盜賊同
類相庇固無足怪吾獨不知為民上者何以恬然聽其所
為而不之問乎余故備記其事以為世鑒焉

內黃之盜自余十餘歲即有之至陳生被劫而猖獗益
甚大名屢闕內黃索賊而內黃不發秦公亦嘗向余言
之然尚未悉其詳乾隆癸巳余館於胡村店主人趙生
向余言其首尾甚悉余因筆而記之趙生所言被劫捕
盜及劉五事尤詳以無關於大要故從簡也秦公辦此
案後復辦來二一案自是盜風戢者十有餘年其後為

縣者多不事事或規避處分抑強為竊由是盜復大熾
環內黃數百里間橫行無所顧忌至六十年魏城四面
每夜火光燭天居民夜不敢寐自是盜日益盛不數年
劫至近京之長新店至厓

聖

慮然後方面大員始行捕盜內黃縣官與其門丁度事不
可中止乃勸盜首張標自裁以減口而獻其屍大名彰
德之名始得安枕而臥向使為縣官者皆如秦公人豈
復敢為盜故凡治盜者貴弭其源而不在遏其流苟非
有護盜而分其利者盜何由熾惜乎賢令長之不可多
得也此篇於訂集時已刪去今二十餘年矣偶一閱之

以其有關於地方利弊也因復存之并誌其始末如右
嘉慶壬申崔述自記

上本縣先布政公行狀

先布政公諱維雅字大醇號嘿齋先高祖之同產兄也本保定新安縣人順治丙戌舉於順天為濬縣儒學教諭因家於魏秩滿授河南儀封知縣儀封濱河歲苦河決公躬親畚插不避勞暑北岸三家莊為從來要害地十四年水勢北注岸崩五里有餘公於上游十里故河流處疏使東行北岸遂安復與塞封邱大王廟決口督撫連疏薦之擢江南淮安府同知旋改開封府南河同知十七年河決祥符之槐疣疽露宿河上三月卒塞之明年復疏三家莊新河截舊河築壩全河盡東自是三家莊永無患康熙元年

五月河決山東曹縣石香爐村總督河道朱公之錫檄公往視曹人皆欲速塞之以救禾公持不可工將成壩果復決至冬乃塞悉如公言遷浙江甯波府知府會東南用兵王師雲集城外公調劑得宜民以不擾是時王公光裕奉命安輯浙海心識公才未幾王公以副都御史總督河道遂薦公可用擢河南通省管河道按察司副使沿河千有餘里夾河兩岸險工以數十計公於冬春先事防之及伏秋水汎奔馳風雨相度修築皆獲無事陽武潭口寺隄直河衝水勢迅急下埽輒壑公預於上游疏引河以待之是夏埽果不至北隄遂固虞城縣治距河隄僅數里隄

已盡沒於河北岸雖有引河而衝刷不利公預迎河溜挑之至秋水盡歸於新河舊河遂為平陸江南桃源縣七里溝河決屢塞屢潰漕運為梗十一年夏王公檄公往視之公言河頭深入囊橐中勢不可回盛夏水漲人力難爭請俟冬月棄舊壩基自外迎築以避其險而糧艘鱗集事難中止後果無功十二月王公復檄公往勘公議以引河淺狹故流緩沙停而決口仍衝河身平行故激蕩無力而新河不刷河頭不倍加寬闊則不足以引納全河開放非乘河水突漲之時則不得建瓴直下之勢儲料不廣用柳束不分緩急則至合尖之際必致停工待料缺柳悞工且埽

無歸集
外止邊埽一層壩南有舊溝一道龍門將合崩潰可虞此
皆事之當預籌者乃條列八事以獻其後十日道中復陳
事宜言下流數十里已成平陸而引河僅百丈節短勢蹙
恐不能刷當接挑二百丈闊損其十之八而深半之河將
開時必於河頭南岸下埽截河以束水勢然後衝刷有力
明年正月又言開放機宜當在河頭西北而留近埽之五
丈勿開則河流入口有倒瀉之勢其埽亦向西北迎溜下
之此機不可以毫釐悞王公悉用其言二月決口果塞新
河果成漕舟通行無滯公復陳善後之策言桃源之河屢
塞屢決皆由河勢北徙去隄逼近當於上游龍窩疏之導

河南行則北岸永無事王公上其績於朝累遷江蘇按
察使湖南布政使補廣西布政使入為大理寺卿候補通政
使卒著有河防芻議明刑輯要等書藏於家公有經濟才
所至皆有政績三任河官於治水功尤著其按察江南也
楊大鶴方以訟事在江甯以案未結不得與鄉試入闈
之日乞於公公為之言於總督不許公遽提案中人於貢
院前訊之食頃而結總督無以難大鶴遂於是科中式至
大官公子徵麟舉人以文學名於時

上本縣先曾祖段垣公行狀

先曾祖段垣公諱緝麟字振侯初字子敬先布政公之從子也生於保定府之新安從先布政遷於魏為魏人幼為先布政所器攜之宦遊四方及長河防民瘼罔不與公謀議所在奏績事詳先布政行略中先布政舉子晚家務無鉅細悉委之公公任事二十年無尺布斗粟之私以廉名於鄉康熙戊午中式順天副榜先布政素才公以公長屢欲為公援例進用公固辭不願也庚午中式舉人數試禮部皆不第作銀鬣馬賦以見志築室一間讀書其中名之曰備廬作備廬說文俱載集中漳水之汜濫於廣平也安

溪李相國光地方撫畿內往視漳知公練習河事致書訪
馬公覆書數千言大指言宜開渠疏水以洩其勢且藉以
興水利不當專恃隄防相國深韙之以羣議不同而止常
於荒歲買田數頃明年熟使悉召賣田者使自贖贖者且
過半鄉人德之將注選例當治縣辭請教職遂選為大城
儒學教諭當是時督河副都御史黃公某分司子牙河駐
節大城聞公名折節與訂交晨夕相過從時人兩賢之未
二年引疾歸諸生攀轅泣留者趾相屬既歸為園於城南
構亭水上題之曰逸老杜門不預外事以文史書弈自娛
求書者踵至年雖高作楷無倦容為文必本於道雖酬應

雜文率爾弄翰皆足以羽翼聖學與里中老人旬月一聚
倣古者英真率故事自肉饅頭外約無得置他品常乘驢
駕小車從一童出杖履蹢躅見者以為神仙中人也里居
十餘載卒年八十二里巷相傳以公園為穀干木故居故
自號穀垣著有穀垣詩集穀垣文集書法輯說十餘卷藏
家吾宗為魏望族自先布政遷魏以來甲第相接僕馬煊
閭里間而公獨以文學行誼風流儒雅照映一時前後令
長皆敬禮公後學多出公門縣人士共遺公門額曰善人
君子舊志稱公德行文藝咸推第一蓋當時已有定論云

先府君行述

先府君既捐館之期月

不孝孤子述

將營窆窆之事乃和

淚濡墨述先君之行以告於當世之大人先生曰嗚呼痛

哉先君平生無所好聲色服玩未嘗一寓目亦未嘗與人

齒及獨好讀書自

不孝述

解語後即教之讀書識字暇則

口詔以日數官名典制地理之屬未嘗令與羣兒戲蒲博

管絃鬪鶉獵犬之事未嘗令一涉於耳目也猶憶十餘歲

時檢架上吏治書請於先君先君曰吾少有志於世務故

好覽此五試於鄉而不中吾知己矣故命爾名為述欲爾

之成我志爾獨不見夫崇聖祠諸先儒從祀者耶是皆以

其子故爾若能然則吾子也而吾母李孺人亦數語之曰爾生未踰月爾父即日抱爾懷中而指謂余曰願兒他日為理學嗚呼先君之所以望不孝者重且切如是而不孝碌碌無以異人非止不能顯其親揚其名並不能奉甘旨承朝夕歡以至於大故長為宇宙罪人矣苦塊之中每一念及輒悲號欲絕顧事已無可如何計惟有條記素行以待賢人之採擇庶幾萬一不泯而近世以來人子自為行述已成故事凡在人情莫不歸美縱所言無一不實豈能動人觀聽是以垂涕陳辭旋復中止如是者屢矣然終不能自己蓋竊以為人之遭時居位有史官述之可以無述

也居通邑大都多交遊有文學之士述之亦可以無述也不然雖篤行如董召南才識如蘇雲卿不託之簡策更數百年誰復有知其名氏者且即有賢士大夫思發潛德之光於何取焉用是不敢自匿據所見聞摘梗概而書之先君諱元森字燦若崔者氏閭齋者號也先君以名字皆取顯暴義惡其文之著故以閭名其齋先世本大寧小興州人當明之初以軍功起家世襲指揮使奉詔徙保定之新安至諱向化入國朝以子貴誥贈通議大夫江蘇按察使於順治中始遷於大名之魏縣先高祖諱維彥通議公之季子也高祖母孫皆早卒先曾祖諱緝麟字振侯康熙

戊午副榜庚午舉人順天府大城縣學教諭有集十餘卷所居宅世傳為段干木踰垣之所因自號段垣云曾祖母趙生子三人長諱瀚字春海仲諱濂字周溪季諱沂字魯南周溪公前配尚無子繼配徐生二子先君其長也先君幼侍段垣公讀書明於儒釋之分年十七受作文法於分巡副使泰安趙相國國麟其冬補縣學生益自奮勵自理學及經世致用書靡不究覽每夜閉門後必移燈榻側擁衣坐被中看書至倦極乃眠以為常值家貧無燈則讀書月下或焚殘香逐字映而讀之遇佳書即無錢必典衣以買人見其書非世所恒習而不切於用也皆笑之亦不顧

雍正丙午試於順天報罷己酉壬子乙卯三試皆報罷乾隆丙辰又試仍報罷自是遂絕意仕進閉門教授終不復出應鄉試矣甲子春海公捐館其明年奉周溪公命出後春海公戊辰周溪公捐館初魯南公無子以嫌故不悅凡子而頗厚族人子及年高愈諱立後事人莫敢言獨先君數從容言之怒不聽庚午五月疾革乃屬先君立從弟子秉純為後而事有不可為者族人賢者皆引嫌退避莫敢絲毫與先君勢孤甚有受魯南恩最深者意必助已邀之之同治喪亦不至姻里皆危之或姍笑以為愚而先君益慷慨不顧身固爭之事竟得直於是乃率秉純以祭魯南

公之樞為文以告成事退悉覈諸田宅契券篋笥付之絲粒無私者是後不孝等日益長門人亦日益進先君雖授以舉業必為辨別人品之高下學術之邪正儒禪朱陸之所以異尤闢陽明所論良知之失謂為學必由致知力行博文約禮而入薛胡王陳必不可以並稱於經則搆自明以來諸家詮解盈架上毫釐之疑必為諸生參考詳辨之務求聖人之意不拘守時俗所訓釋於制義則以化治正嘉為宗而間雜以天崇發越其才思不令趨風氣走捷徑讀書之暇則取諸衛道書為門人及不孝等解說神異巫覡不經之事必為指析其謬而陸清獻公三魚堂文集尤

愛玩不忍去手其他嘲風弄月之章高唐洛神之詠古今所傳家絃而戶誦者悉屏絕不令子弟讀每夜不孝等侍寢必命背誦舊所讀書至睡熟乃止從行道中亦如之或自戚友家歸必問所見何人語何事有不正必訓飭之家不畜鳥雀無絲竹之器而鬪牌擲色事尤所不喜後輩耽之者咸相戒不敢令先君知每正月之初比戶皆競賭小兒尤甚聲常徹庭中獨先君之庭寂如也丁丑五月城沒於漳屋盡頽資用悉沈於水先君徙家城外數月未有寧居日惟以扁豆充饑霜降後猶單衣冬不能具爐火明年春水退二月復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風雨三月知縣

事王公沛生延入書院訓士饘粥始給十月縣廢併入大名又三年四月徐太孺人捐館其年七月水復沒城居村中月餘復入時水尚深數尺出入皆自操舟十一月颶凌水復至復居村中俟水盡退然後入時壬午秋七月也先君既屢被水患數遷徙家益落至無隔宿糧而不孝述方以文受知於知大名縣事秦公學溥破格優待之是秋不孝述不孝邁復同舉於鄉然人間以訟事浼先君居間許以金必正色斥之人見先君厄而介如故後遂無復言者秦公以是尤重先君數恤其急而乙酉丙戌間水三入城卒徙於禮賢臺之上者亦秦公力也是時以食廩歲滿貢

入太學而先君絕意仕進已久遂不赴惟蒔花種樹以自娛庭中幾無隙地日登荒臺絕頂眺寒城秋水鋤野蔬捫殘碣慨然有興廢之感久之家益貧饔飧幾不能贍先君亦日病謝人事室廬隘寒暑無所辟戚友皆避水遠徙相過從者絕少居恆悒悒無一足當意獨聞講誦聲則喜見顏色不孝等間學為古文辭以進則歡愉失所苦者竟日蓋先君生平之所篤好歷數十年之久涉患難憂虞至貧且病而未之有改也不孝等既才拙竭筋力不能敷菽水惟日夜引領以望祿養而先君亦冀不孝等有尺寸進得少紓其志然竟不能一得當於禮部而先君棄不孝等矣

嗚呼痛哉以先君之志與學詎當不過於世即通塞有命而優游於田園硯席之間亦不為過優乃少嬰憂患茹苦含辛者二三十年中歲苦家貧奔走流離以長養其二子晚多疾病起居不適歷溯生平未嘗有一日之逸豫筋力疲於養子心血盡於教子而竟不獲其子一日之養也天乎天乎豈不悲哉豈不恨哉先君平居含忍退讓人數負先君或侵取田宅皆不與較鄉人以盛德目之然臨大事必力爭是非未嘗少退縮徇人意屢以此致危困終不為少改自奉甚儉雖蔬糲無不飽力即有餘褻衣未嘗用帛平生不食烟不佩荷包囊悅止用布素子婦有獻少逾常

式即不免譴責然義所當費雖貧未嘗吝過人有急輒傾囊助之少年時嘗謀刻段垣公遺集節衣食買梨板數百方未果刻而沒於水每以此為惜云捐館之前一年預知將終命家人治後事未幾果病病中聞異香滿室者三遂不粒食十餘日而終先君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卒於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壽六十有三歲配李孺人同縣李公九經女初生子燭庭年十一而殤未殤時已能服童僕勞以事先君先君哀之甚每祭必祔食焉燭庭既殤復生子二長即 不孝述 中式乾隆庚辰副榜壬午舉人吏部揀選知縣娶成氏次 不孝邁 與 不孝述 同榜舉

人揀選知縣娶劉氏徐太孺人之捐館也先君許以不孝
邁為弟元鼎後而未過房女四長適成安陳郡後先君百
十二日而卒次適磁州張琬次適成安遂絀次適同縣劉
觀成孫一龍官孫女一並幼嗚呼先君年三十二而生不
孝自是以前既未覩逢幼歲愚蒙復鮮省憶長數客遊外
縣綜計所知不踰十一加以骨肉多難言之隱族戚有毀
譽之嫌損之又損微而愈微僅能粗具始終而昏迷顛倒
無復倫理惟望四方大人先生採人倫鑒負文章名者哀
此愚誠俯垂覽察如未信心不妨訪之鄉論儻果不謬即
乞采擇一二登諸汗簡俾異日不至泯沒無傳而不孝等

得少贖其罪惡之萬一或遂錫之銘詞以光泉壤豈惟微
顯闡幽不孝述一人之私感而表隱德以勵清風未始非
仁人君子之用心云爾

不孝孤子崔述泣血稽顙謹述

先孺人行述

弟邁附載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九日吾母李孺人棄不孝等其明

年六月二十八日弟邁病沒又明年二月不孝述將葬母

及弟乃和淚濡筆述先孺人之行曰嗚呼痛哉吾母之逝

也母生於詩禮之家殯於衣冠之族事父母舅姑以終天

年與吾父偕老教兩子皆成立享年七十有五所得於天

者不可謂不厚而不孝述所最痛傷心者吾母當中年時

遭家多難憂虞悲憤有人所不知者既而屢被水患艱難

况瘁寢食出入於洪波駭浪荆榛泥淖之中晚歲少寧而

吾父旋棄世復值家貧歲歛不孝述數客居於外而弟邁

多病非但不能顯親揚名先意承志即所謂侍起居養口體者亦茫然不可問而吾母已棄不孝述去矣嗚呼痛哉母之先世自山西襄垣來遷於魏世有隱德為鄉人所重外祖國學生諱九經外祖母徐氏生三女先孺人其季也年十九歸於我父歲貢生閻齋府君是時先曾祖段垣公年已高家無他妯娌甘旨之需賓客之供孺人以一身獨肩之攜子女累累左嘑右牽衣事不廢而悉稱堂上意先府君少多疾孺人侍湯藥按摩常竟夜不寐逮中年始健近六十歲復病孺人年亦六十矣猶侍疾不少怠家常苦貧先君以授館為生子女漸成行所入不能敷而孺人支

持計算於米鹽瑣碎間得以不凍餒方不孝述之幼也孺

人常於黃昏時口授以大學中庸由是成誦及少長與弟

邁同筆硯先君每出必召使讀書於內室而自課之不使

與館中諸童狎姻族兄弟有好戲弄鬪詈者必嚴禁不孝

等不使與之接雖至必疏遠之以故不孝等不在父側則

在母側市井童穉鄙倍之言不接於耳陋劣之行不涉於

目至二十以後出與人交或戲詈之亦不知其為詈也丁

母之夏城沒於漳孺人從先君六七遷備涉艱苦常食扁

豆衣單襦冬寒甚藏甌竈中夜取之以煖被其明年復入

城佐先君經營闢草萊成室家凡四年而水再至復徙於

外自後水落則入水漲則出者六七載流離播遷至無隔宿糧不孝述每憶之亦不知吾母之何以具饔飧而不匱也母性勤慎好整潔作苦常無暇時雖高年有子婦服勞猶躬理家務拄杖行視日十餘次恐他人不如己之盡心也飲食務儉約常有旨蓄以豫不虞客至則竭力營辦無所惜人訝其備不敢謂其貧也不孝等舉於鄉親族多期其仕者母獨不願曰官不易為吾望汝等讀書作正人而勤儉以治生不望汝等以祿養也初不孝述久未舉子母甚憂之三十八生一子母名之曰天祐四歲而殤四十五年之六月也母哀憐不自勝凡四閱月而卒又八閱月而

弟邁殂期年之間血屬凋殘驚心駭目室猶是室也戶猶是戶也几席猶是几席也庭除猶是庭除也一花一樹非吾母之所眷戀吾弟之所澆培者也一杯一箸非吾母之所服用則吾弟之所摩挲者也母何在乎弟何在乎子然一身慘慘淒淒唯弟遺孤三四日在側幼者猶嘔索果餌秋夜悲風春宵明月身非木石何以為情悠悠蒼天痛何有極孺人生於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生子女凡九至成人者男二女四男長即不孝述次邁述以庚辰副榜壬午與邁同榜中式順天舉人吏部揀選知縣女長適成安廩膳生陳郅先孺人九年而卒次適磁州張琬次適成

安國學生途經次適同縣庠生劉觀成後改名文樸不孝
述取陝西邠州直隸州州判大名拔貢成公懷祖女生子
女各一皆孺弟邁娶同縣庠生劉公蘭生女生三男長應
龍初名龍官今始十三歲次夢熊次躍鯨皆幼一女未字
邁幼而穎慧十歲能文年十二與述同補諸生名噪一郡
中性喜博覽一書未見如負芒刺於背聞有異香必求之
常歷十餘人轉相囑托得觀之然後已讀書目力甚捷頃
刻數葉過日覽十餘冊以為常嘗與述同讀海賦述成誦
未及半弟已熟之矣少年頗好詞賦擬上林七發等體續
紛陸離讀者幾不能句尤愛為小詞依采柳者卿名其稿

曰步柳集三十以後文格漸老多直抒所見潮湧瀾翻浩
浩汨汨末自知其所終極常好究考名人事蹟次其終始
辨其同異暇則玩弄書翰流連花樹以自娛樂庭中種花
無隙地不復容步武素耽山水常以不得遠遊為恨初弟
少負才名二十舉於鄉士大夫往往倒屣迎延入為上賓
里巷人亦多傾慕之者既而久不第家益貧性疏懶不能
暱權要及豪民富賈以自潤裘馬不具人漸輕視之常落
拓不得意而魏自經水後舊族多遷去屠沽倡隸雜處里
閭間咸夜郎自大凌轢方正士弟素自矜貴驟為此輩所
挫折不能堪常旬月足不出庭戶不得已一出歸即悵悵

累日貧不能他徙竟鬱鬱而卒以弟之才不惟不能仕乃
并不能一揚眉吐氣於里閭間以死嗚呼其可痛也已其
可痛也已弟字德皋自號薜巖以乾隆八年八月初九日
生卒時三十有九嗚呼不孝述上不能善事吾母以養遐
齡中不能體吾母之心以撫吾弟而使之勿天下不能育
吾子以無傷吾母之意孝友慈三者無一能焉覩然視息
不欲生者久矣而又兩柩方營葬諸孤無所托生既無心
死又不可而今而後述真不知其所為矣倘有喻海文人
如椽史筆采摭遺事登之簡編使長逝者有所伸則偷生
者猶可活用敢忍泣陳詞誌其大略而痛深創鉅不復成

文惟望仁人君子之曲諒其心而已

末孝男崔述泣血稽顙謹述

永州府知府石屏朱公墓誌銘

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大名府知府石屏朱公移湖南之永州將行郡之士民供張祖道自郡治達舟次几筵相屬如市廛者十有餘里其後十有三年公卒於家述在京師緘文於滇以祭公道公之所以待述與述之所以哀公者又三年得公子士琬手書於京師以公墓誌屬述嗚呼公之門生故吏膺顯秩者不少述一布衣何足以為公重然不敢辭者自以應童子試時即受公國士知既而請業於署八載公之行事蓋嘗親見而熟聞之則銘公之德以托之金石固述之責而不可辭也公諱煥字臨川號龍坡先世

於明初遷石屏祖諱孔陽父諱宏裕俱以公貴贈中憲大夫祖母王氏母許氏俱贈恭人公年二十六舉雍正甲辰進士丁內艱服闋授宣化府赤城縣知縣會大軍西征上官之檄旁午於道公應變有法事集而民不知總督李公衛奇其才委攝宣化府事將不次薦用之會丁外艱總督欲留公公不可乃奏給十月假歸葬公葬畢仍不出及服闋始補宣化之懷安調河間之任邱擢趙州直隸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既去民立碑驛道側以誌不忘公自請改間曹遂改廣平府同知復擢大名府知府大名故患漳水往往至城下公塞麗家莊口而鑿渠於下流以待漫溢者

築壘道四十里達於魏以通往來遏水勢患以稍息初公在赤城以才能顯上官倚重之及為大名風氣稍變院司悉更易而公故廉直不能隨時俯仰保定知府嘗謂公曰漳河水一滴不見遺耶以故久不遷公亦不樂與後進爭雌雄會移永州公捧檄喜曰是距滇近可為歸計也將行屬吏有請為公立遺愛碑者公怒之曰古之良二千石吏畏民懷今吏實懷予是徵予之不德也碑何為焉至永歲餘卒以興巡撫議事不合以原官罷歸公兄煒雍正甲辰舉人性嚴厲公事之如父公為縣時兄常在署嘗怒欲撻公公繞牀哀之門內事悉以稟焉兄治家勤儉自恭人不

得衣帛曰吾家貧而弟性廉直官不可常恃脫歸田能無
憂凍餒乎非儉無以佐吾弟廉也公所置田產皆與兄共
之公恐身後諸子有異議者欲及已在析之會兄選為新
野知縣公念兄弟皆為吏貧富均遂議析產未及析而兄
卒遂止及公歸乃與兄子均分之復別以田與兄長子使
奉祖祀滇俗所謂長孫租者也獨公不以與己長子而與
兄子為異人耳公所至以成就人材為己任才俊者招之
入署自教之貧者恤其家使不至徙業在任邱時得人為
最多前提督山東學政侍講學士李公中簡今兩淮鹽運
使邊公廷掄皆公門下士也任邱故多士自是科第遂甲

畿南公試童子悉有常法貧者得預為計覆試者不過數
十人人咸便之獨慎於衡文務拔殊尤材繼公者好以己
意立法朝夕更改覆試煩數人咸苦之而所取反多庸陋
士公之在任邱也有富子行千金求榜首公曰吾書生起
家縣令可為是耶富子怒入京師援例輸金為知州曰吾
以壓朱某也公以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卒享年七
十有六配呂恭人子士瑯國學生先公卒於京師士琪乾
隆庚寅舉人揀選知縣士琬國學生女二長適楊義欽次
適董思義皆諸生孫男四人孫女八人銘曰
滇池之南龍湖之許四山環焉中為平土穿土得石厥厚

數尺環十餘里而平如席山川靈奇篤生我師涉目能誦
操翰為詞匪才所難唯行斯勵凡今之人莫如公弟維孝
與友施于有政惠而民懷教而士競不陵不援難進易退
名臣大節公可無愧嗇公以位豐公以年丹顏白髮杖履
林泉存順沒寧卜古永此久銘此數言以垂不朽

祭右屏朱公文

維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四月初一日受業門人崔述銜
泣遠致文於滇南以昭告於老師大人之靈前曰嗚呼公
德在民公名在世存順沒寧公復何計而述所以泣涕沾
巾悲公碩德懷公舊恩公於家庭事兄如父從子相依分
甘共苦公於居官曰方以直廿載不遷一言辭職自公之
仕四十餘年身無厚奉家無餘錢尤務作人啓迪後學郁
郁門牆高科顯擢方述成章公為太守一試奇之弁名於
首不階尺書羅之署內扶持吹噓飲食教誨八年終始雨
夕風晨經傳馬帳雪立程門衡漳為災汨我田里廬舍蕩

然半年七徙嗷嗷中澤孰恤余貧賴公之德八口以存公
之南行送公汶水從此夢魂湘江滇海猶冀微官驅馳王
事或能見公於滇之滢十有三載屢躓文場私心未遂公
已云亡沒不知日葬不知處萬里南攀號無路緘辭六詔
以寫哀思公靈在天尚其鑒之

漳南俠士傳

漳之南有村曰紫莊莊有俠士曰李越尋少讀書為魏諸
生及壯苦家貧棄舉子業以俠聞州里間常著短衣僅及
髀佩兩刀以遊人莫敢忤紫莊有寡婦撫一子不肯嫁其
叔利內黃人侯六金竊鬻之及輿來逆乃令潛居側古祠
中而已給寡婦出既出則數十人突從祠中起寡婦驚欲
入門已閉祠中人遂前擒婦納輿中其子聞奔救不及度
不可奈何遂往至越尋所跪且泣越尋以婦已往而六素
有勇名恐倉卒不可得婦初難之其子固不肯起泣愈哀
越尋意不忍因慨然曰是誠在我當即往不得婦吾不生

還矣遂出召其徒曰吾素以俠聞村中今人奪吾村婦而不能救非俠也嗚於官皆豎子知納賄耳不足了人事且事隔省關移動累月彼見逼急且成婚矣奚歸為不如生劫之即不可得婦因縛六歸終當全婦耳衆應曰諾遂以二十七人往侯氏居甘固去紫莊且二十里比至日已暮越尋挾所佩刀排闥直入堂上時賀客且滿酒數行突見越尋佩刀入皆大驚欲共擊之而方燕樂出不意腰下無寸刃越尋張目叱之皆退走相踐踏覓兵挺倉卒不可得越尋因疾入趨新婦室而六已潛匿婦草屋中欲呼衆共迎拒越尋未及發越尋已至戶遂以左手把其腕而右手

拔腰下佩刀劫之厲聲叱曰爾不聞紫莊有李越尋耶胡敢入吾村奪婦今婦何在六曰已逸矣越尋怒叱其徒縛六反接之縛始定而村中少年聞侯氏有暴客爭持兵刃前格越尋越尋使二十七人圍立各持械外向而已居中以所佩刀置六項上大呼曰越尋此來非欲生還者也敢死者前因舉刀擬六衆喘慄汗出不敢近越尋復問六婦所在六固不肯吐實越尋怒曳六出未及門聞婦哭聲越尋呼衆索之遂得婦草屋中於是越尋使二十七人前行衛婦歸而已持刀驅六隨其後莫敢追者至半道乃縱六歸謂之曰紫莊李越尋非畏死者也如能相報詰朝當待

汝六唯唯不敢對夜將分越尋始至紫莊乃以婦昇其子而散遣其徒歸而其叔先聞子往告越尋度必禍已遂潛遁不復歸崔述曰吾往讀史至唐五代之際見魏之士何其銳也自田氏據魏以來牙兵五千人世為鄰鎮所憚及唐莊宗卒用以滅梁所謂銀槍效節都者也其後李嗣源入洛郭威入汴皆以魏兵三十年中三立奇功蓋其土厚而曠負大行俯大河其迅驚勁悍天性然也今觀越尋之俠豈異於古所云耶使制而用之効節於邊陲豈不足奮主威而寒賊膽惜乎生不遇網羅跡弛之人以至於窮而自廢也余惜其材而悲其無以自見於世因為之作傳云

無聞集

卷一



